

“宝见，我受你一靠子”的语言认知阐释与传播机制研究

刘庆岭，宋金歌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7日

摘要

“宝见，我受你一靠子”是源自2025年“白城大姨”征婚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本义为“宝贝，我爱你一辈子”，其错字是由字形视觉相似造成的，属于“字形错位”现象。文章以该语句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分析与文本分析法，从语言本体、认知机制、传播动力、社会意涵四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在语言本体层面，字形错位是汉字识别规律、手写输入技术与中老年群体手写输入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认知层面，框架语义学支撑语义还原，概念整合理论解释“笨拙的真挚”这一涌现意义的生成；在传播层面，其完整经历语言模因从“变异”到“选择”再到“保留”的周期，凭借保真度、多产性与情感反差实现了跨圈层扩散；在社会层面，折射出代际数字鸿沟、网络亚文化意义重构与媒介化情感表达的多重议题。研究为纯视觉驱动的网络语言变异提供了微观样本，也丰富了中老年数字语言实践的相关研究视角。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字形错位，框架语义学，概念整合理论，语言模因

A Study on Linguistic-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Bao Jian, Wo Shou Ni Yi Kao Zi”

Qingling Liu, Jinge S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文章引用：刘庆岭，宋金歌. “宝见，我受你一靠子”的语言认知阐释与传播机制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0): 170-178. DOI: 10.12677/jc.2026.1410273

Abstract

“Bao Jian, Wo Shou Ni Yi Kao Zi” is an internet catchphrase originating from the 2025 marriage-seeking incident of “Baicheng Aunt”. The intended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s “Baby, I will love you for a lifetime”, and its character errors stem from the visual simila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a phenomenon defined as “character form misalignment”. Taking this express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case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s, and conducts research from four dimensions: linguistic ontology, cognitive mechanism, communication dynamics, and social connot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at the linguistic ontology level, character form misalignment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 of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rules, handwriting input technology, and the handwriting input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oup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Frame Semantics underpins the restoration of intended meaning, whil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ccounts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emergent meaning of “clumsy sincerity”. At the communication level, the expression undergoes a complete linguistic meme cycle from “variation” to “selection” and then to “retention”, and achieves cross-community diffusion by virtue of its fidelity, productivity, and emotional contrast. At the social level, it reflects multiple issues inclu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divide, meaning reconstruction of online subculture, and mediatize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microscopic sample of purely visually-driven internet language variation, and also enriches releva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digital language practice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tions.

Keywords

Internet Catchphrase, Character Form Misalignment, Frame Semantic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Linguistic Mem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 2025 年秋季以来,源自“白城大姨”征婚事件的“宝见,我受你一靠子”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发酵,引发大量网友模仿与二次创作。这句看似错字连篇的话语,实际语义为“宝贝,我爱你一辈子”。三组错字“见/贝、受/爱、靠/辈”均基于字形视觉相似性形成“字形错位”,读者需通过视觉纠错并结合语境完成语义还原。

这种纯视觉驱动的语言变异形式,使其成为网络语言研究中极具价值的微观个案,同时也触及三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在语言本体层面,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方块字特征与整体识别规律,如何为字形错位的产生提供文字系统层面的土壤;在认知层面,读者面对存在字形偏差的表达时,如何快速完成语义还原并进一步生成附加情感价值;在传播层面,一次产生于中老年用户输入场景的偶然笔误,为何能突破代际与圈层壁垒,成为一个表达情感的语言符号。

(一) 文献综述与核心概念界定

现有网络流行语研究已积累了丰富成果。学者们从语言变异、社会心态与媒介演化等视角系统梳理了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与扩散逻辑。李彪以 2003~2022 年 200 个网络流行语为样本,指出网络流行语在横

向上呈现符码延异、易解码与“通约货币”等特征,在纵向上呈现从社会大场域向趣缘小场域转移的演变趋势[1];曾润喜、魏冯基于强势模因视角,通过追踪“你懂的”八年进化轨迹,揭示了网络流行语从直接使用、语义泛化到格式框填的语义演变规律及其流行理据[2];陈力丹、史文静则从社会心理角度透析了网络流行语的情绪表达与圈层认同特征[3]。然而,上述研究多聚焦于谐音缩略、语义泛化、旧词新义及语法变异等显性类型,对由输入技术导致的隐性字形偏差关注不足。

从笔误认知与形近字混淆的研究来看,汉字作为二维平面文字,其识别过程高度依赖整体轮廓与部件结构。彭聃龄指出,汉字识别遵循整体优先加工规律,读者在识别时往往先捕捉字形整体框架,再修正细节[4];崔永华从对外汉字教学角度指出,形似部件(如“牛/午”、“广/厂”、“木/禾”)是学习者书写偏误的高发区域,部件混淆的根本原因在于字形结构的高度近似[5]。另有研究指出,手写输入法将人类视觉识别规律工程化后,潦草笔迹、连笔缺笔会显著增加形近字的识别误差¹。这些研究为理解中老年用户手写输入中的“非意图性字形错位”提供了认知与技术层面的理论支撑。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尝试对“字形错位”作出更为清晰的操作性界定:字形错位是指汉字在书写或输入过程中,因视觉形态高度相似而产生的用字偏差现象。其核心特征是错字与正字之间无语义引申关系、无语音谐音关联,仅在整体轮廓、部件结构上存在视觉近似性,且读者需通过字形比对与语境补充完成语义还原。它与谐音变异、语法畸变、语义泛化等主流网络语言变异形式的区别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 form misalignment” with related concepts
表 1. “字形错位”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变异类型	核心机制	错字与正字的关系	解码路径
谐音变异	语音相同或相近	语音关联,字形不一定相似	听觉/语音联想
语义泛化	词义扩展或转移	字形正确,语义变化	语境推理
语法畸变	句法结构非常化	字形正确,句法变异	结构重构
书写错误	笔画或部件误写	可能任意,不一定有规律	字形校对
字形错位	字形整体轮廓高度相似	无语义/语音关联,仅视觉近似	视觉比对、语境补偿

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语言形式、认知机制、传播动力、社会意涵的四层递进式分析框架:在语言本体层面,从汉字字形规律与手写输入技术逻辑出发,界定“字形错位”的核心特征与生成条件;在认知层面,遵循从“视觉识别”到“语义还原”再到“意义涌现”的认知递进逻辑,引入认知心理学的汉字双向加工模式解释字形辨别的视觉基础[4] [6] [7],采用框架语义学解释认知框架对语义偏差的自上而下补偿[8] [9],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这句话里“笨拙的真挚”这一涌现意义的生成机制[10] [11];在传播层面,以语言模因论为核心,解析该语句从偶然笔误到强势语言模因的演化周期;最后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挖掘这句话背后的代际数字鸿沟与情感表达议题。

本文试图回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该语句的字形错位如何在文字系统与技术场景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第二,读者为何能快速完成语义解码,并对一句“错话”产生情感认同与传播意愿;第三,该语句为何能成为跨圈层传播的网络模因,其流行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

2. 事件溯源与语料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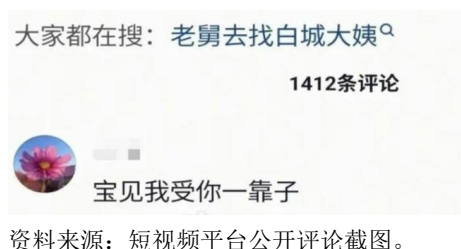
(一) “白城大姨”事件始末

这句流行语诞生于 2025 年引发广泛讨论的“白城大姨”网络征婚事件。2025 年 3 月,一位网名为

¹<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9/0302/c40606-30953266.html>

“被刺痛的心”的吉林白城女性用户在短视频平台晒出离婚证, 自称离异独居、与母亲同住, 并希望寻找年长、顾家的伴侣。此后, 该账号持续发布风格统一的征婚视频, 以温柔的口吻面向镜头诉说亲密话语, 如“你啥时候来白城? 我去车站接你”、“等见面的时候亲你一口”、“咱俩是对象关系”等。

这类内容在年轻用户群体看来属于典型的流量套路, 却获得大量中老年男性用户的信任。不少中老年男性误将公开视频中的话语当作针对自己的私密对话, 纷纷在评论区发布真情告白, 甚至有用户从山东、黑龙江等地专程奔赴白城寻找博主。有山东老年男性在白城火车站对面宾馆停留三日未见到博主, 也有九旬老人执意离家前往白城, 这一事件被网友戏称为“八百老头奔白城”。“宝见, 我受你一靠子”正是该事件评论区中一位中老年用户发布的表白内容(见图 1), 因错字密集、语义反差强烈被网友截图传播, 并迅速出圈。



资料来源: 短视频平台公开评论截图。

Figure 1. Screenshot of the comment “Bao Jian, Wo Shou Ni Yi Kao Zi”

图 1. “宝见, 我受你一靠子” 的评论截图

(二) 语料的错位对应

“宝见, 我受你一靠子”的正确语义表达为“宝贝, 我爱你一辈子”, 整句话包含三组对应的形近字错位: 以“见”代“贝”、以“受”代“爱”、以“靠”代“辈”。三组错字均无语义关联或语音关联, 仅在视觉形态上存在高度相似性, 这决定了对于该语句的理解高度依赖视觉阅读与语境补充, 无法通过语音传递完成语义解码。

结合现有事件报道的时间脉络, 该语句的扩散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事件发酵期(2025 年 3 至 8 月), “白城大姨”账号持续产出内容, 评论区积累大量中老年用户群体和表白语料; 二是截图引爆期(2025 年 8 至 9 月), “宝见, 我受你一靠子”被网友截图搬运至社交平台, 引起初始传播; 三是全网模仿期(2025 年 9 月起), 该句式脱离原始事件语境, 成为网友表达爱意、调侃玩梗的模板; 四是语言模因固化期(2025 年 10 月至今), 该语句被纳入网络流行语库, 成为“形近字梗”的符号之一。这一扩散过程恰好与语言模因“变异 - 选择 - 保留”的完整生命周期相对应, 为后续的传播机制提供了基础。

3. 该句式字形错位的生成机制

(一) 核心概念界定: 字形错位

本文所称的字形错位, 是指汉字在书写或输入过程中, 因视觉形态高度相似而产生的用字偏差现象。其核心特征是错字与正字之间无语义引申关系、无语音谐音关联, 仅在字的整体轮廓、部件结构上存在视觉近似性, 且读者需通过字形比对与语境补充完成语义还原。这一现象区别于谐音变异、语法畸变、语义泛化等其他主流网络语言变异形式, 是汉字表意系统与手写输入技术之间碰撞产生的独特语言变异, 其字形混淆规律符合汉字视觉识别的整体加工特征[4]。

(二) 字形错位的文字学基础

三组错字的形成均遵循汉字视觉识别的整体轮廓规律, 具体可分为两类错位逻辑:

1) 笔画省略与轮廓同化 “贝”与“见”均为 4 画独体字, 整体外框高度一致: 上部均为竖、横折结

构,下部均为闭合支撑形态。在快速手写或潦草书写时,“贝”字底部的两点若出现连笔、省略或笔画粘连,其视觉轮廓会与“见”字几乎重合。两者笔画数相同、外框结构一致,仅内部细节存在差异,是手写时极易混淆的一组形近字。

2) 部件混淆与结构近似“受”与“爱”是三组中相似度最高的一对。简体“爱”字上部为“爫”、中下部为“冫、友”;“受”字上部同为“爫”、下部为“又”。手写状态下,“友”与“又”极易因笔画模糊、连笔粘连发生混淆,整体轮廓几乎完全重合,是手写输入法识别误差的高发组合。“靠”与“辈”同为上下结构,均包含“非”字部件,占据字形视觉重心;“告”与“车”在潦草书写时轮廓近似,部件边界模糊。读者在识别时会优先捕捉“非”的核心视觉特征,易忽略其他部件的细节差异,进而形成视觉混淆[4]。

(三) 手写输入技术的催化作用

字形错位的直接生成语境是中老年用户通过触屏手写输入法完成文字书写。手写输入法的字形匹配算法,本质上是将人类的汉字视觉识别规律工程化、算法化,即以笔画轨迹、部件结构、整体轮廓为核心匹配特征。虽然现代输入法主要依赖云端词库预测,但在单字识别阶段或词库未收录的生僻组合中,字形轮廓的相似度依然是导致系统首选错误候选字的关键因素。因此,当书写者存在笔画潦草、部件粘连、笔画缺省等情况时,系统会优先匹配视觉轮廓最接近的汉字,而非语义最通顺的表达[4]。

并且,中老年群体的输入特征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技术偏差:视力下降可能导致对笔画位置的控制精确度不足,触屏操作熟练度较低也可能导致书写速度不均、连笔较多,以及对输入法候选词的甄别与修改能力较弱等[12]-[15]。种种因素叠加之下,“贝”识别为“见”、“爱”识别为“受”、“辈”识别为“靠”便从偶然误差成为大概率事件。总的来说,字形错位是汉字手写习惯、视觉识别规律与输入法技术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

4. 该语句的语义还原与意义涌现

读者面对“宝见,我受你一辈子”时的认知加工遵循底层视觉加工、中层语义还原、高层意义增值的递进路径,其中包含两个核心层级:一是底层视觉识别层面的字形纠错,二是高层语义层面的意义建构。前者依托汉字视觉认知的双向加工模式,后者则可通过框架语义学与概念整合理论分别解释语义还原与新意义涌现的全过程[8][11]。

(一) 汉字识别的双向加工

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汉字视觉识别遵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加工模式。自下而上的加工从笔画、部件到整字逐级匹配,依赖字形本身的视觉特征;自上而下的加工则依托语境、知识与语义预期,对识别结果进行修正与补全[4]。谭力海和彭聃龄的研究证实了字形信息在汉字识别中的自动激活特性,即读者在提取语义的同时,字形视觉特征已被并行加工。这种视觉特征的显著性,为“字形错位”被读者捕捉提供了生理基础[6]。金志成和李广平的实验进一步证实,字形信息在汉字识别中具有优先激活效应,读者对字形特征的加工先于语音和语义信息的提取[7]。二者共同作用完成字形的纠错与识别,是解释“看错字仍能读懂”的原理。

“宝见,我受你一辈子”的三组错字在整体轮廓上与正字高度吻合,为自下而上的加工提供了视觉基础,读者能快速捕捉到字形的核心框架,感知到其与目标汉字的近似性。而真正实现快速纠错的,是自上而下加工的主导作用:读者并非逐笔辨析错字细节,而是依托语境直接跳过字形偏差,抵达语义层面。这种“整体优先、细节修正”的识别策略,是读者能够快速读懂错句的视觉认知前提[4][6][7]。这种基于心理机制的“自上而下”倾向,为我们能读懂错句提供了认知基础,但具体如何实现语义的精准“填空”,则需要通过框架语义学来进行解释。

(二) 语义还原

框架语义学认为, 词汇的意义无法脱离其激活的认知框架独立存在; 框架是组织人类经验的知识结构, 是理解话语背后情境所必需的认知图式[9]。“宝见, 我受你一輩子”之所以能被快速还原, 核心也在于多重线索共同激活了“表白”的认知框架, 为语义纠错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引。

具体而言, 三重子框架协同完成了对这句话的语义补偿:

第一, 亲昵称呼框架。“宝 X”是汉语中高度固化的亲密称呼构式, “宝贝”、“宝宝”、“宝子”等常用表达已内化为使用者的语言知识。当“宝”字出现时, 读者已形成亲密称呼的语义预期, 自动将“见”修正为符合认知的“贝”。这种预期的形成, 其深层认知机制可通过原型范畴理论进一步解释: 在“亲密称呼”范畴中, “宝贝”是最具代表性的原型成员, 即使字形偏差为“见”, 读者仍能凭借原型效应迅速将该词归入“亲密称呼”范畴, 从而启动后续的框架补偿机制[16]。

第二, 句法模板框架。“我 X 你一 X 子”是汉语表达长期情感承诺的经典句法模板, “我爱你一辈子”、“我等你一辈子”、“我陪你一辈子”等表达均遵循这一结构。句法模板为空缺位置提供了明确的词性与语义约束, 也引导读者自动匹配最符合表白语境的动词“爱”与时间名词“辈子”。

第三, 情境语境框架。该语句诞生于征婚表白的言语场景中, 读者接触该语料时通常已了解事件背景。语境本身为语义解读划定了明确范围, 进一步强化了这句话属于“表白框架”的意义。

在三重框架的共同作用下, 读者的语义还原是无意识的自动化过程, 即大脑直接用符合框架的正确语义填补了字形偏差, 甚至在完成理解的瞬间未必能清晰意识到错字的存在[8]。这种以框架预期为核心的自上而下语义补偿, 正是形近字错句能够被快速解码的核心认知机制。

(三) 概念整合理论的价值增添

框架语义学解释了“读者为什么能读懂”, 却无法解释读者为何不将其视为普通错误, 反而赋予其额外的情感价值。这一问题可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得到解答。概念整合理论认为, 意义建构是多个心理空间相互映射、选择与整合后涌现出新结构的过程[11]。面对“宝见, 我受你一輩子”, 读者大脑中构建出两个输入空间, 这一分析路径与国内网络流行语的认知研究范式一致[10]:

输入空间 1 (标准语义空间): 包含“宝贝”、“爱”、“一辈子”等概念, 对应亲昵、庄重、标准化的正式爱情表白, 特征是情感真挚、语义准确、表达规范。

输入空间 2 (物理形式空间): 包含“宝见”、“受”、“靠子”等视觉符号, 对应手写输入失误产生的错字序列, 特征是形式笨拙、书写非标准化、带有明显的手动输入痕迹。

两个输入空间在类属空间“表达永恒爱意的言语行为”的映射下进入整合空间, 经过三个步骤生成新意义: 第一步是组合: 将“真挚深情”的语义内容与“错字、手写、笨拙”的形式特征投射至整合空间, 形成“错误形式承载真诚内容”的新组合。第二步是完善: 调用日常认知中“手工制作代表用心”、“表达笨拙代表无套路”等文化认知模型, 为新组合补充意义逻辑, 即错字可能证明表达并非复制粘贴, 而是逐字手写的真情投入。第三步是精细化: 最终涌现出“笨拙的真挚”这一全新意义, 进一步延伸出“土味浪漫”、“反套路深情”的文化内涵。该意义不存在于任何一个输入空间, 是两个空间碰撞后产生的增值性解读[10]。

这一认知机制恰好解释了该语句的传播心理基础: 网友传播的并非一句“错话”, 而是一种“不完美却真诚”的情感符号。

5. 该语句的传播动力

语言模因论为本文分析“宝见, 我受你一輩子”的传播机制提供了核心理论框架。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 其核心概念“模因”(Meme)由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首

次提出,指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通过模仿而非遗传的方式进行传递[13]。在语言学领域,语言模因被界定为携带模因宿主意图,借助语言结构,以重复或类推的方式反复不断传播的信息表征[12][14]。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本质上正是语言模因的复制与扩散过程,它们通过模仿被复制,在传播中发生变异,在竞争中接受选择,最终实现文化信息的保留与固化。曲艳娜从模因论视角系统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指出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传播正是其作为语言模因在复制与传播过程中表现出高适应性的体现[17]。

模因的传播遵循“变异”到“选择”再到“保留”的生命周期。变异是模因传播的起点,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形式改变;选择指某些变体因具备更高的“保真度”、“多产性”或“长寿性”而被广泛复制;保留指变异形式脱离原始语境,固化为可反复调用的文化符号[12][18]。“宝见,我受你一輩子”从一次偶然的手写输入笔误演变为全民网络流行语,完整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是语言模因传播的典型个案。

上文所述的“传播四阶段”是对该语句事件传播轨迹的事实描述,即发生了什么,而这部分的“变异、选择、保留”是模因论对文化传播机制的理论解释,即为什么会发生。

(一) 变异

语言模因传播的起点是变异,即原有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形式改变[12]。需要说明的是,该语句的初始偏差源自中老年用户的输入失误,属于原生的偶然误差;而进入大众传播环节后,模因的变异机制进一步体现为句式类推与二次创作,从无意识误差转化为可主动调用的表达策略。

“宝见,我受你一輩子”的变异并非刻意造作的网络语句,而是源自中老年用户手写输入的无意识失误,是真实使用场景下的自然偏差。这种“非刻意性”恰恰构成了该模因的独特传播优势。与人工设计的网络梗不同,这次变异自带“真实感”标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感表达、真实的技术失误。这种原生的真实性为后续“笨拙的真挚”这一意义的赋能提供了事实基础,也让该模因区别于流水线式的人造热梗,具备更强的情感穿透力。

(二) 选择

海量评论中唯独这句话实现病毒式传播,本质是模因选择机制作用的结果。其被筛选出来的核心优势体现在三个维度,分别对应成功模因的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三大核心属性。

如前文所述,表白框架的强指引性让读者能瞬间还原核心语义,保障信息传递过程中语句的核心意义不会丢失。模因复制的前提是“可理解”,完全无法解码的错句不具备传播价值;而这一语句恰好处于“有错位”与“能读懂”的微妙平衡点,既制造了认知趣味,又未形成理解障碍。

其次,整句话共7个字,形成“宝见/我受你/一輩子”的三段式节奏,与原句“宝贝/我爱你/一辈子”形成一一对应的错位关系。句式结构规整,替换逻辑清晰,使用者只需将正确句子中的关键字替换为形近字即可复现,模仿门槛低,便于大规模的复制与二次创作。

并且反差感奠定了它能继续传播的基础。这句话的内容层面是“一辈子”的深情,形式层面是错字连篇的笨拙,形式与内容的强烈反差制造了显著的幽默效果与情感张力。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差同时强化了受众的记忆深度,让该句式脱离原始事件后仍可跨场景复用,符合语言模因长寿性的核心特征,为模因的长期留存提供了心理基础。网友在传播中同时完成了两层分享:既分享一个好玩的笔误,也分享一种质朴的情感表达,双重价值驱动了这句话的跨圈层扩散。

(三) 保留

模因传播的最终阶段是保留,即变异形式脱离原始语境,成为可反复调用的符号资源[12]。该语句的保留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句式模板的固化。“宝X,我X你一X子”形成了可类推的模因槽位,网友可通过替换不同形近字生成新的变体,核心的“字形错位”逻辑保持稳定,但适用场景却能不断拓展。

二是符号意义的重构。该语句不再被定义为“书写错误”，而是被再符号化为一种非正式的亲密表达。网友在亲密关系中使用该句式时，并非模仿老年用户的笔误，而是借用“错位”的形式传递自嘲、亲昵、反套路的情感态度。至此，该语言模因完成了从“事件附属品”到“独立符号”的转化，具备了长期留存的生命力[19]。

6. 该语句的社会文化意涵

“宝见，我受你一輩子”不仅是一个语言学与传播学案例，更是观察当代数字社会的微观标本，其背后折射出从根源、机制到内核的三重递进社会议题：代际数字鸿沟是字形错位产生的社会根源，网络亚文化意义重构是其传播演化的文化机制，情感表达的媒介化实践则是其深层的心理内核，三者共同构成了这一语言现象的完整社会底色。

(一) 数字鸿沟的语言学印记

这些错字首先是代际数字鸿沟在语言层面的具象化体现。中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不止体现在设备操作不熟练方面，更深刻地表现在其产出的语言形式上。触屏手写输入法常被用作降低中老年输入门槛的适老化方案，初衷是规避拼音输入的学习成本，方便不熟悉拼音的群体使用。但在某些实际场景中，其识别精度对潦草笔迹、连笔缺笔的容忍度有限，揭示了某些场景下适老化设计的挑战，如视力下降、手部控制力减弱、触屏反馈敏感度低、候选词甄别能力不足等[15]。技术试图弥合鸿沟，却在实践中留下了“被技术误读”的语言痕迹，这正是数字时代代际差异的生动标本。

(二) 网络亚文化的意义重构

该语句的传播过程，也是一次典型的网络亚文化意义重构[19]。传播初期，网友的截图分享带有猎奇与戏谑属性，错字本身是笑点来源；但随着传播深入，公众的情感态度逐渐从“嘲笑错误”转向“共情真诚”，完成了从“解构”到“建构”的意义转化。

这种转化有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背景：在社交媒体时代，标准化的“我爱你”已被高频使用，逐渐显现出表达空洞化的倾向。而“宝见，我受你一輩子”恰恰因其“不标准”获得了独特的表达张力。错字成了“非套路”的证明，笨拙成了“真诚”的佐证。网友通过使用该句式，实际上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回应标准化表达的情感匮乏，追寻更具质感的情感修辞。

(三) 情感表达的媒介化实践

“白城大姨”事件背后也折射出老年群体的情感孤独问题。“宝见，我受你一輩子”本质上是一位老年用户对虚拟关系投入真情的语言证明。该语句的流行也折射出互联网时代情感表达的双重运动：一方面，老年用户的真情建立在对媒介内容的独特理解之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数字情感实践模式：他们将公开视频中的亲密话语理解为针对自己的私密回应，这种看似“错位”的情感投入，既源于对数字媒介社交规则的不熟悉，也反映出老年群体对亲密关系与情感连接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是情感价值的回归，当错字表白成为网络模因后，公众从中提炼出“真诚”的核心价值，让一次技术失误最终回归到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中。异化与回归在同一句话中并存，构成了网络时代情感表达的一大特殊图景。

7. 结语

本文以“宝见，我受你一輩子”为个案，以“错位与还原”为核心主线，沿着“语言形式、认知机制、传播动力、社会意涵”的递进路径展开分析，得到了四点核心结论：

第一，在语言本体层面，该语句是典型的字形错位现象。三组形近字的视觉相似性为错位提供了文字学基础，手写输入法的逻辑与中老年用户的输入特征共同催化了错字的生成，其底层遵循汉字识别的整体优先加工规律[4]。

第二, 在认知机制层面, 形成了“视觉识别、语义还原、意义增值”的完整认知链条。汉字识别的双向加工模式提供了底层视觉基础[6][7]; 框架语义学的“表白框架”通过自上而下的语义补偿, 实现了标准语义的快速还原[8]; 其中, 原型范畴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宝 X”为何能快速归入“亲密称呼”范畴[16]; 概念整合理论则解释了“笨拙的真挚”这一涌现意义的生成, 完成了从“形式错位”到“价值还原”的认知增值[10][11]。

第三, 在传播机制层面, 该语句完整经历了语言模因的演化生命周期。无意识变异带来的原生真实感、高保真度、规整句式支撑的强多产性, 以及形式与内容反差奠定的长寿性基础, 共同促成了其跨圈层的广泛传播[17]。

第四, 在社会文化层面, 该语句是多重社会错位的微观投射。它既是代际数字鸿沟的语言学印记, 也是网络亚文化意义重构的典型样本[19], 更折射出互联网时代情感表达异化与回归的双重面向, 其背后的老年情感孤独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关照价值。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即仅基于单一语料进行文本分析, 对其实践价值方面的探索还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借助眼动追踪等实验方法, 实证测量读者阅读字形错位语句时的认知加工过程; 也可通过社会语言学问卷, 考察不同年龄、教育背景群体对该类表达的理解差异与情感态度, 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的实证维度。

参考文献

- [1] 李彪. 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 20 年: 机理、规律与转向[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5(1): 106-115.
- [2] 曾润喜, 魏冯. 强势模因视角下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演变及流行理据——基于“你懂的”八年进化轨迹的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2): 91-96.
- [3] 陈力丹, 史文静. 网络流行语特征透析[J]. 人民论坛, 2013(S1): 64-65.
- [4] 彭聃龄. 汉语认知研究: 从认知科学到认知神经科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5] 崔永华. 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J]. 语言文字应用, 1997(3): 24-28.
- [6] 谭力海, 彭聃龄. 汉字的视觉识别过程: 对形码和音码作用的考察[J]. 心理学报, 1991, 23(3): 272-278.
- [7] 金志成, 李广平. 在汉字视觉识别中字形和字音作用的实验研究[J]. 心理科学, 1995, 18(3): 129-133, 192.
- [8] 刘康. 框架语义学视角下 2019 年度网络流行语语义研究[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20, 39(1): 106-110.
- [9] Fillmore, C.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s.,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Hanshin Publishing Company, 111-137.
- [10] 邹春玲, 夏丹.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认知机制研究[J]. 大庆社会科学, 2013(6): 69-70.
- [11]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Basic Books.
- [12] 陈琳霞, 何自然. 语言模因现象探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38(2): 108-114, 160.
- [13] 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卢允中, 张岱云,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 [14] 谢朝群, 何自然. 语言模因说略[J]. 现代外语, 2007, 30(1): 30-39.
- [15] Czaja, S.J., Charness, N., Fisk, A.D., Hertzog, C., Nair, S.N., Rogers, W.A., *et al.* (2006) Factors Predict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Findings from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Aging and Technology Enhancement (CREATE). *Psychology and Aging*, 21, 333-352. <https://doi.org/10.1037/0882-7974.21.2.333>
- [16] 范丽群, 刘舟. 基于原型范畴理论视角的网络流行语生成机制解读——以《咬文嚼字》“2022 年流行语”为例[J]. 科技传播, 2024, 16(2): 103-106, 113.
- [17] 曲艳娜. 从模因论看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42(1): 124-127.
- [18] 李鑫宇. 模因论视角下网络流行语传播机理——基于 2020-2023 年网络流行语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保定: 河北大学, 2024.
- [19] 张赫杰, 何佳一. 网络“梗”文化的生成、传播及演变机制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25, 11(12): 79-83, 93.